

8

2011年2月25日

星期五



## 科技话题

科技日报

## 高校反腐重在限制行政权力

□ 熊丙奇

武汉大学原副校长副书记双双受审，引发大众对高校腐败的新一轮关注。南京工业大学副研究员孙义在对全国高校已发生的腐败案件进行梳理后认为，当今中国高校困惑于一种现实：“高校反腐败的力度在逐年加大，而腐败烈度却逐年升级。”

反观近年来的高校反腐，确如这位研究员所言，存在“越反腐”、腐败越严重的问题，貌似进入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困境。然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高校反腐真的力度很大，真的很给力吗？

表面上看，有关反腐措施是十分严厉的。去年5月，在武汉召开的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专题会上，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提出高校领导干部要紧紧抓住腐败现象容易

滋生的重点领域，严把工程建设关，严把财务关，严把招生关，严把领导班子决策关。接着，去年7月，教育部党组印发了《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十不准”》，对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做出了严格规定。包括不准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招生、录取等工作，不准违反规定在校内外经济实体中兼职或兼职取酬等。而在去年11月教育部举办的高校领导干部《廉政准则》培训班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提出“七个着力”的关键措施，推动高校反腐倡廉。

“四严把”、“十不准”、“七着力”，从文字表述看，毫无疑问，十分严厉。可是，再看具体内容，其实不过是对过去的相关规定进行重复、重申。

在高校反腐中有一个简单的问题，靠谁来着力？靠谁来严把？是领导自己吗？现实的

情况，正是由高校领导们自己对自己着力，这就好比让一人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拎起来。这样的治理办法，已经不知在教育部门、高校中推行了多久，而治理的结果，就是推陈出新、创造发明诸如“十不准”、“七着力”这样的反腐措施。不准越多，着力越广，也意味着腐败的形式多样化，甚至系统化。可以说，如果不着力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对于治理教育腐败，再多的“着力”，也很不给力；再多的“严把”，也难“严治”。

现代大学制度，强调的是学校民主管理，大学理事会决策学校重大战略，教授会或学术委员会决策教育事务与学术事务，在这种制度下，领导干部想搞一言堂，操控一切，根本不可能；同样，在现代大学制度中，领导干部只有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则被分离，而

图/张舒谊



近日，在某市人大代表咨询问政现场，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踢皮球”大赛。该市人大代表就学校产权移交问题向相关部门问政。对此，国土局表示，按照程序，需教育局提出申请后，国土局才能处理。而教育局的回答如出一辙：“文件已经写了，应该找国土局。”国土局与教育局的此般默契，这位人大代表应该不会感到诧异。因为这已是她第四年问政无门。

## ■ 观点速递

苹果供应链出问题  
政府部门不应袖手旁观

苹果供应链致残员工，是苹果的丑，但更是我们的丑。因为这些供应商在中国生产，致残的是中国工人。对生产有着监管责任、对劳动者有着保障责任的政府部门，不该袖手旁观，而且我们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也从制度层面不允许政府部门袖手旁观。可遗憾的是，这些致残工人，得不到政府部门和法律的帮助，还是在国内环保组织促进IT产业解决污染问题的情况下，这些致残员工才得以被重视。这种“曲径通幽”，令人五味杂陈。

——王攀（《齐鲁晚报》）评苹果公司在2010年供应链管理报告中首次公开承认中国供应链致残员工

破解药物滥用难题  
责任不在医者

医疗系统有必要去革除自身的弊端，净化我们的医疗环境，在解决看病难问题上更有作为。但在滥用药物这件事情上，如果我们意识不到问题的主要根源所在，缺乏足够的执法跟进，以及必要的国民反省意识，而总习惯性地将这种责任强加于医者身上，制造出现在逼迫人们滥用药物的悲情，不但对医生们不公平，也可能使问题难以得到正视和解决。

——吴帅（《中国青年报》）评某调查结果显示约有70%的家庭存在自我用药不当的问题

破解“民工荒”  
需提升职业教育

“技工荒”实际是在为近年来的政策弊端埋单。我国政府虽显著加大了对各层次职业教育的资金、政策投入力度，但“校企合作”、“集团办学”与“订单式培养”等流行模式，存在明显的主义弊病：虽然能够产生职业教育大发展、就业比率快提升的热闹效果，但并未践行现代职业教育对人才培养宽基础、多用途的理念，实质是将职业技术教育矮化为职业教育。

——沈洪溥（南方网）评春节过后我国多地出现“民工荒”现象

欢迎您对《科技日报》刊登的评论或报道发表意见，或将您对科技、教育等问题的见解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发表。  
Email:opinion2007@yahoo.com.cn

## 提高我国科技论文质量任重道远

□ 张月红

以质取胜，体现国家科技实力和学术尊严。有数据预测，中国科技论文的产出仍然处在强劲发展期，有望在2—3年内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论文产出国。但是我国学术论文近些年仍处在高投稿、低录用的阶段，约有80%文章均被国际期刊退稿。如汤姆森路透科技信息所2009年的一份会议报告显示，综合各学科分析，在33个国家/地区、10000篇投稿中，中国大陆论文的录用率排序为29位，仅高于印度、埃及、土耳其和伊朗；而在单篇章被引用的排序中，中国位于50个国家/地区的第43位，仅高于印度、俄罗斯、摩洛哥、埃及、土耳其、罗马尼亚。另据美国科学委员会2010年《科技与工程指标》报告显示，尽管亚洲十区（中国、日本、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台湾地区、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近年来科技论文表现出强劲的后发优势（其中，增长的龙头是中国），但与美国、欧盟相比，亚

洲十区所发表文章在世界高影响力（Top 1%—25%）的文章中所占份额有限。这些数据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科技发展水平仍处于第2或3量级之间。

而回顾2002年以来，《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开始实行严格的国际同行评审体制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使我们对学术论文的高投稿低录用现象有了更客观的认识。几年来，《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坚持由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8000多位审稿专家严谨公正地科学审稿，让本刊的退稿率连续几年高达78%以上。分析其国内稿源，排除投稿过程中选刊不对、格式问题、创新问题、写作问题、国际性欠佳、以及学术浮躁所表现的重复发表、“腊肠”现象、抄袭和自我剽窃、作假等原因外，很多有新意的文章被退稿是由于我国科研人员对于国际评审标准的不熟悉。因此，有必要强调国际同行评审专家在评议研究性

论文质量的“高”与“低”时，所惯用的5点共性标准：研究论文要展示出这个领域里的一个新发现；作者要用时下普遍接受的知识和严谨逻辑的语言去表达这个新发现，对实验步骤的每个细节、数据来源、图表计算要描述的精确、真实和可信；与前人的工作做充分比较和讨论，证实你的发现与他们的差异及优劣所在；直至别人能完全重复你的研究过程，证实这个发现是真实的，你的研究也就被同行认可了；除科研思路清晰，语言表达水平是他了解这个新发现的一个先决条件。

欣慰的是，我们的大批作者已经在国际同行评审中，从科技文章撰写的科学性、逻辑性以及英文写作规范性的评议中受益匪浅。我们已经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感受到我国的科研论文正在以质取胜，逐步走向国际交流和认可的前台。

（作者系《浙江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

## ■ “博”采众议

## 24岁副院长为何引发关注

□ 刘广明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网站一条“王圣淇同志任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的任前公示，让国人特别是大学同仁大惑不解。一个只有24岁、就业只有三年的女孩，凭什么当一所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呢？如果真如2月17日该校就称的“有关情况的说明”所称，该校“认真履行”了干部任免程序，又何以惊扰了这么多人的神经呢？“24岁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到底动了谁的奶酪？思来想去，她可能动了国人近20多年来形成的“大学干部选拔思维定势”。

思维定势一：大学选拔干部主要是任人唯亲。

俗话说，举贤不避亲。可当下大学中，举贤不仅不避亲，甚至举贤专找亲！这种“亲”包括由血缘形成的亲；由姻缘形成的亲，由工作形成的亲，由权力形成的亲，由金钱形成的亲等。每每到了大学干部换届的时候，人们就会替领导预先进行一个“干部安排”，谁和大学“一把手”亲，就会安排为重要且实惠的位置；谁是某省领导的亲，就会被提拔等。最后的结果虽然有所“出入”，但大体上应验了人们之前的预测。久之，人们形成了一种概念，大学换届实际上就是大学领导“亲人们”的重新安置。当某一“黑马”出现，人们立即对其进行“人肉搜索”。24岁王圣淇拟任副院长，就是一匹黑马。她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人肉搜索”和探问。

思维定势二：大学选拔干部主要是看学历。

自从大学被评估、被排名以后，科研工作就成为大学的第一要务。为了提升大学的科研水平，提升大学的排名，各大学挖空心思“找人才”。这些人才有在国际上有名的“大牛”，也有国内土生

土长的“土鳖”。把这些人请来，就予以重用，给他们安排好的条件，以使他们专心搞科研，早出成果。可中国“官本位”的思维定势，中国大学行政权力的张扬，让大学领导在对“人才”的尊重方式上表现出惊人的低劣和相似；给这些引入的人才一个“名份”，让其当个院长或者处长，以示尊重。久之，如果一个“海龟”或“大牛”被任命为重要职务，人们则表示理解。但如果名不见经传的小“海虾”被任命为不重要的职务，则不敢苟同。王圣淇副院长只是一个小“海虾”，当然要受到人们的质疑。

思维定势三：大学选拔干部要看资历。

中国社会有论资排辈的官场“潜规则”，现在大学也十分盛行。一般要按一定的顺序、一定的规则、一定的年限来考量干部是否“该提拔”。一个人混两年可以当个副科长；副科长再混三年可以当正科长；正科长平庸干三年，可以混个副处长。如果隔级跳，则不符合常规规则。王圣淇没有其他任事先例，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质疑。

照理讲，王圣淇是否合适，一看任职程序是否合法，二看王圣淇任职后是否做出副院级应有的成绩。当第一条符合时，我们应该耐心看二、三年后王的表现。人们似乎不应该现在就“拿此说事”。但如果理性去分析这件事，我们又会觉得人们拿王圣淇“说事”，其背后又有更深层的原因值得关注和分析。或许，人们“拿王圣淇说事”，背后潜藏着人们之间的不信任，同时更潜藏着大学精神的迷失。

（博文地址：<http://blog.scienet.net/home.php?mod=space&uid=359436&do=blog&id=414365>，原标题：“24岁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动了谁的奶酪？）